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郭氏傳家易說卷七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郭氏傳家易說卷七

宋 郭雍 撰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繫辭首一章之義當先辨天地非乾坤乾坤非天地及明道之乾坤易之乾坤三才之天地卦中之天地然後其義可明若直以天地尊卑便為乾坤孰不知天地尊卑之理如此則于道于易于卦皆无意義若

非聖人之言也聖人之言豈苟然哉此章蓋明作易聖人首畫乾坤二卦之義此謂易之乾坤卦中天地之象也且无形者道有形者物乾坤道也天地物也故道有乾坤而无天地物有天地而无乾坤及乎觸類而長之然後乾為天坤為地非本无分也此乾坤天地之辨也无象則道也有象則卦也道之乾坤无象也有其道而未見于書也易之乾坤有象也畫而為卦見之于書者也三才之天地天地也卦中之天

地上下二卦又三才之象也孔子繫辭繫周易也周易以乾坤六畫為首故首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蓋言文王重卦得天尊地卑之象而後乾坤之卦定也若論乾坤之道則乾坤定而後天尊地卑其義不同故包犧之畫在上為天尊道也文王之重在下為地卑道也尊包犧而自卑之是為得天尊地卑之道矣天尊地卑然後卦象形六位著剛柔分其始則乾坤二卦先定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卑地也高天也天地高卑以陳則人位乎兩間而人道著矣貴賤人道也天地純一故一高一卑人道不齊則或貴或賤而位有分焉此六位之所由以立也有六位而後剛柔生焉故位為一定之體而剛柔則變矣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乾陽也陽為動坤陰也陰為靜爻之變本乎動靜觀

動靜常理則六爻剛柔斷然可知動以變爲常靜以不變爲常易稱剛柔皆謂九六也上言乾坤定者由上下二卦也貴賤位者六位也此言剛柔斷者六爻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乾坤畫卦之始本无吉凶因人而生也方所也物以方而聚言其大致也復以羣而分言乎其微也類聚羣分皆在物也物動則有吉凶而其幾則見于易故

易之吉凶因物之類聚羣分而生初未之有也易之所有者卦與爻位而已前三者是也因三才而生見者吉凶變化也論乾坤卦位六爻吉凶變化如此則諸卦可知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章論乾坤先言卦位生爻以盡設卦之道繼言吉凶生變化見以見乾坤之致用變化之道至微難見因在天成象以見乾之變化因在地成形以見坤之

變化故曰變化見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變化之見在易則見于剛柔八卦在天地之間則見于雷霆風雨日月寒暑在人則見于男女皆乾坤變化之道也剛柔者六爻之九六也乾坤九六剛柔相摩而變故八卦因之相盪而六十四卦生焉此見于易者也雷霆風雨之鼓潤日月寒暑之運行皆八卦

變化之象見于天地之間者也雷霆風雨鼓潤萬物者也日月運行寒暑者也乾道成男在易則震坎艮是也在人則男也坤道成女在易則巽離兑是也在人則女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自天尊地卑言乾坤之設卦卑高以陳言乾坤之六位動靜有常言乾坤六爻之剛柔繼言因方物而吉凶生因象形而變化見則乾坤之義略備矣繼又明

變化之見有見于易者有見于天地之間及人道者雖各不同而其象一也自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下大明乾坤之德而終之以聖人法乾坤之道則乾坤之義畢矣繫易之義莫大于此莫先于此故以是首章也且自易言之則易始于乾坤而乾又為坤之始是為大始也自物言之則萬物始于坤坤始于乾是為大始也大始以氣言乾為天天知始物而已非生也坤為地地成形則生而作成之也此地道之代終

也然乾之大始以易而知知始而已亦非生也坤之成物以簡而能能則作成之義也非易則不知非簡則不能乾坤之道不過于此況人乎是以聖人之道无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乾道易故人亦易知坤道簡故人亦易從人能法乾

坤之易簡者以易知易從而已以易知之道接物故物輔而相親以易從之道有為故人歸而有功有親樂其易也易則可久之道也有功成于簡也簡則可大之道也且乾以无不覆為易坤以无不載為簡人思无不覆之道則天下萬物不能外其親此其所以可久也思无不載之道則天下萬物不能外其功此其所以可大也法乾坤之易簡至于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至矣原始要終雖天下之理不同皆以易

簡而得之此所謂知其所本者也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合德是以成位乎其中而參天地且乾以易知天亦易也坤以簡能地亦簡也聖賢之德業以易簡而成天下之理以易簡而得天地與人其德一歸之易簡非合德參天地而何此章前言設卦之道而後言賢人可久可大之德業則知易不徒設也將以其道用于天下耳昧者未之知故務為艱險以去其易務為繁苛以去其簡徇目前之利而不顧方來之弊

則德于是乎不可久作聰明窮奢欲矜權術滋法令則業于是乎不可大天下之理既不能得于是上下乖離而天下始亂矣漢唐之弊是也安能知成位乎其中本于至簡至易之道哉聖人憂患後世不知君人之有道此文王之易所以作而孔子復繫辭以明之之意也然乾坤易簡與人道易簡本非二道故孔子論易簡自乾坤終以人道相馴而致无少間也此章始自天尊地畢終于易簡乾坤之義畢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此章明聖人設卦之道卦所以觀天下之象象在彼者也聖人像之于卦故觀于此而可得也有晝而无辭則吉凶不可得而知繫之以辭所以明吉凶也剛柔不相推則止于乾坤而已變化无自而生變化不

生則六十四卦不能成也然吉凶變化雖各有所主究其實亦皆象也易以象為主而象為難明故復詳言之彼有失得則卦以吉凶象之彼有憂虞則卦以悔吝象之彼有進退則卦以變化象之彼有晝夜則卦以剛柔象之彼所有之象聖人莫不觀而象之于此此作易之道也六爻之動動則變所以象三極變化之道也既象進退又象三極者進退特人事耳由卦全體而言天地人之道皆具豈獨人事而已哉曰

明吉凶則悔吝可知然剛柔變化自爲易之二道相因而生故各有象獨辭无象故不言也剛之極則柔

晝之極則夜所以剛柔象晝夜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言聖人謂作易之聖人也此言君子謂玩易之君子也有聖人作易如彼故君子玩之如此非獨明作

易之道亦所以垂玩易之法又以見非聖人不能作易而君子之成德玩易之所致也然玩易有二道一則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是也一則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也易之序者卦之序也序有時在其中故君子居其時而安之者得其序也如居否之時則儉德辟難居既濟之時則思患豫防之是以安也爻之辭所以明道也道非樂玩其辭則不可得而見故因介于石而

有得于知幾之神因鳴鶴在陰而有得于樞機之慎舉文辭尚樂而玩則卦辭為可知矣此其一也其二則聖人又明居處動作之有異不可以一塗盡其道方居之時无所營為故觀易之象以明時玩易之辭以探道及動之後悔吝攸生故觀其變以知善惡玩其占以明吉凶是以君子常吉而天祐之者蓋于所居所樂一動一靜之際莫非以易道自處非天私君子而祐之實自致也占不獨蓍龜也凡極數知來皆

占也謂占于易之道也前章終于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謂在上尊位之聖人也不曰聖人而曰賢人謂能法乾坤易簡非獨聖人可得天下之理賢者亦可修而得也此章終于君子玩易蓋兼上下窮通之君子其玩易皆一也稱君子兼聖賢言之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前章言卦之象備矣此章又明玩辭之法也彖之辭

所以言一卦之象也象非為天為地而已八卦之義變動不居皆其象也爻之辭所以言一卦之變也卦由爻以變爻之辭又明其變之所以也吉凶言其失得之大悔吝言其所失之小无咎稱其善補過此五者皆易辭之道也君子樂玩在此而已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上而貴下而賤係乎六爻故曰存乎位乾坤之大井

易之小皆卦也故言齊小大繫辭焉而明吉凶是存乎辭也憂悔吝者方悔吝未至之時先明于幾微則无疵故存乎介亦由思患而豫防之也知畏過咎常自震悔則可補過故存乎悔亦由恐懼修省者也人有貴賤而位列之人有小大不齊而卦齊之介雖所以憂悔吝而悔又以震无咎也能知辭之所言如彼又知理之所存如此樂而玩之是其所以為君子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觀卦之象而卦有小大之異君子所居不可同玩卦之辭而辭有險易之辨君子所樂不能一各指其所之者之于常則其辭易之于變則其辭險是非辭无以示其所之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自此至知鬼神之情狀别為一章天地至大也人居其中則備三才易之為書三才之道也是以一卦之中皆備三才之象故與天地準準則其道彌綸周滿

天地而无有餘不足之差故天地人鬼无或不知者以不能外乎易故也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由易之道仰觀俯察則天地幽明之故无不知幽則天地之道其隱者也明則天地之道其顯者也在人則原形氣之始反形氣之終其死生之說尤為易知故謂幽明之故者以事理言至死生則可說者也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萬物出于天地者也人與萬物皆一也由天地至精之氣鍾而為物物散而變則復于天地是鬼神之情狀雖極幽隱不過于人物聚散而已蓋可得而知也故文王之易于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是人由天地精氣而生雖有參天地之道而无同天地之體也卦以用事而終窮窮而變亦猶鬼神也故人鬼之象與卦一也上言幽明之故天地也死生之說人也精氣

游魂鬼神也辨天地人鬼之理宜其同章先儒别鬼神于下章未詳其旨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自此别為一章論聖人之道至无方无體而終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與天地相似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是以天地无違于聖人聖人亦无違于天地也或謂易與天地相似易非特相似而已相似者謂人道也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聖人以周物為知以濟天下為道未嘗私一身而周濟之也故能與天地相似其道雖大而不為過者以此上言與天地相似猶中庸所謂參天地也此言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猶中庸所謂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案原本脱參天地也至中庸所謂二十一字今據大易粹言校補

旁行而不流

聖人應天下之變一以易道而已故雖委曲旁通而

未嘗逐物流移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而已所以和而不流也葢亦曲能有誠之義

樂天知命故不憂

聖人不能无憂而此言不憂者葢聖人之憂在道而其所不憂者在身樂天則无偽知命則无欲憂者偽欲之所生无偽无欲无適而非天則憂无自而至也此言天者孟子所謂知性則知天之天也此言命者孟子所謂有命焉之命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亦是

道也故此言樂天知命說卦言窮理盡性至于命及
中庸孟子之言其道皆一致中說竊聖人之言曰樂
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其言似也其道非
也且言樂天知命吾何憂雖未大失然其意以窮通
為命矣至言窮理盡性其失遠矣夫窮理盡性聖人
之事非特去疑而已其與樂天知命相為終始未易
以憂疑為辨也語曰知者不惑不惑則无疑矣況窮
理盡性聖人之事乎聖人之无疑久矣至于盡己之

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又豈无疑而已哉文中子不明此務為心迹之說反覆其言不過于一身憂疑而止耳蓋不知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以窮理盡性之說者也故區區于心迹之間終不能遺一身而觀之是之謂不知道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安土常人之情聖人之治因之而已固不能從己之欲也能因其所安而安之而後可以敦乎仁敦乎仁

則愛道廣矣所謂仁者愛人也愛者好生之德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聖人以一人之身固不能範圍天地之化然所謂範圍者為之有制而已天地之化有時而過過者在彼聖人範圍之制无傷財害民之失則所過在彼而制其過者在聖人是猶泰所謂財成天地之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者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生成而无夭傷无

所遺焉所謂輔相天地之宜也易言晝夜之道最為難明夫幽明隱顯也晝夜之道非幽明之故也昏極則生晝明極則生夜猶陰之生陽柔之變剛動極而靜皆有道以運之而變于是乎生變者有象運者无形由有象則可以知无形由晝夜陰陽剛柔動靜則可以知道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則陰陽剛柔其類舉可知也以人事言之則盛衰治亂進退存亡得喪孰非晝夜之道乎故有範圍之道以參

天地有曲成之道以育萬物通乎晝夜之道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非聖人極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先儒或以範圍為犯違誤矣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經言神易道聖人凡有四者之異且神无自神其在道則道之神也在易則易之神也在聖人則聖人之神也神寓于道易聖人而道易聖人各有其名不謂之神此神所以无方也易之有體者書也書之為體

者卦象也書以卦象為體卦象未立而是道具有及其既立則曰卦也曰象也不得復謂之易如此則易為无體矣然聖人範圍曲成通乎晝夜豈无自而能然哉蓋用易无體之道以盡无方之神而後能之也如是則神也易也託聖人以為方體耳故以是終之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繫辭言道此章為甚著蓋惟道兼統三才三才不過二象陰陽是也天地人皆具陰陽故六是之謂一陰一陽之道也繼之者有自然之善成之者有在人之性大其性者于此成其大小其性者于此成其小仁者見其仁而得之謂道為仁知者見其知而得之謂道為知故自古聖賢雖各有得而未嘗同者其性之所成異故也然謂仁知非道則不可也特非道之大全耳仁者知者猶有見而得之斯民之愚又日用而

不知矣凡日用而順成者皆道也百姓不知有道故性之所成者鮮此聖人所以明之也明之則天下後世皆知其一陰一陽為具三才之道繼之者有善而成之在人使仁知不為獨見之異百姓用而知之此聖人明道之意也然則聖人何如其明也包犧以八卦文王以六十四孔子以彖象繫辭是已故易之為書所以明易之道也易之道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之道道之大全也道之

大全天得之而天地得之而地人得之而人又成于性者有仁知聖賢之異道盡于斯矣然經自成之者性之後主人事而言其言繼之者善則與道同體不獨在人之善矣經所謂易簡之善配至德之善也能充孟子性善之説則可以明此為善惡論者不知有此也此此善天道也天道无不誠故至善存焉中庸論誠首言天命之性孟子良心赤子之心與性善之説雖本諸此又加詳焉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此章明易與聖人之同用也易之道无體故隱顯无常當用則顯諸仁已用則藏諸用顯也藏也皆有所託故知易之无體也方其用也雖鼓動萬物使之化育而无道不行之憂是不與聖人同憂矣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易有盛德大業聖人用易之道亦見于德業故盛德大業不獨主聖人言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

易之盛德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易之大業也然富有則无外无外大之至也聖人用此故有可大之業日新則无窮无窮則久聖人用此故有可久之德也前言易道之不與聖人同憂者此言其所同者德業也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章先明易與乾坤體用後言聖人之效法也自易

而生乾坤自乾坤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而後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所謂生生之謂易也自易之生乾爲成象之始坤則效法于乾此乾坤之義也能盡天下之數以前知者易之占也通其變而周流无窮者易之事也惟神无方无乎不在故以陰陽不測言之此論易與乾坤之體以及于不可知之神皆體也自此而下易與乾坤之用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道廣大彌綸天地故遠不可禦而无不及近无所遺皆靜而正天地之間或道或事在人在物无不備于斯此易道之用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乾為陽主動坤為陰主靜一于動則不能生大无其

體也一于靜則不能生廣无其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靜專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動直也坤之合弘靜翕也光大動闢也故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此廣大所由以生也乾坤之廣大足以配天地其變通足以配四時其為陰陽之義足以配日月其易簡之善足以配至德至德主聖人中庸之德而言盡中庸人道之至德則可久之德可大之業皆至德也配者非乾坤不足于是四者而曰配也以言乾

坤之一足以配其全德則天地四時日月至德皆為乾坤之一象耳是以乾坤以廣大之一道足以盡天地而天地不足以盡乾坤者此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前言易與乾坤之義故此復歎美易之至而言聖人用其道以崇德廣業也崇德故德盛廣業故業大盛德大業非用易之道則不能至故聖人先歎美易之至而後言法效也至謂前所言易與乾坤之事也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之廣大備于天地之間故舉天下之事莫不皆有易之道凡具天地之象者易已在其中矣故聖人无適而不用易非獨崇德廣業而已也且知以崇高而後明禮以卑遜而後恭知崇禮卑宜无與于易矣然崇者天之道卑者地之德知崇效天禮卑法地則天地之位已設矣天地之位已設則易已行乎知禮之

中此聖人所以大而德業小而言行至于天地人鬼之變无適而不用易者此也惟成之以性存存不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道義之要皆由此塗出故易為道義之門也法乾坤簡易以崇德廣業特其大者耳故此又言知崇禮卑以見其小者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

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章明擬議爻象之道至溢之招也而終且賾者天下之至隱不可得而見也聖人或擬其形容或象其物宜易于是乎有象矣天下之動變所由生觀時會通以行典禮則爻之動為觀時之要也繫之以辭斷其吉凶則爻之辭吉凶之證也謂之爻者如此二者蓋作易聖人立爻象之初意也象為天下之至賾勿

遂惡其賾而忽之也爻為天下之至動葢因時有宜而不可亂也所以然者君子于一言一動必以爻象擬議之而後能成變化之道則所樂而玩者極其至矣上言聖人立爻象之本意下言君子擬議爻象而後言動亦猶前言聖人設卦觀象繫之以君子觀象玩辭之説也能明此故知爻象之用是以君子玩易必擬其象而議其辭可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黙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自此以下皆言擬議文象之道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初非有及于言行也聖人

擬議之則見言行之不可不慎既得其道則言行之間所以成其變化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初非有及于出處語默也聖人擬議之則見其同心之利同言之臭既得其道則出處語默之際所以成其變化也聖人憂患後世不知爻象之用故明擬議之道如此而已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

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

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五者當與鳴鶴在陰同居文象擬議之終蓋皆擬議之道也或别為一章非也擬議者聖人用易之道蓋觀象玩辭所以反諸其身也然不曰用而曰擬議者文象必先擬議而後可用方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必從其事物象類以探作易聖人之意是以必至于擬議而後可也古之君子以擬議為學易之要務而

世多略而不言或言之復失擬議之道是以易終不用于世也且玩易之辭有曰藉用白茅无咎則知无所失之慎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則知以功下人之恭有曰亢龍有悔則知貴高不可以无輔有曰不出户庭无咎則知言語不可以不密有曰負且乘致寇至則知非所乘而招盜是皆擬議而知其變化也五者之下各繫以孔子之言蓋孔子擬議之辭所謂擬之而後言者也能觸類而長之則三百八十四爻能

事畢矣天地之間備矣聖人存其大法得此七者已足用葢難盡為之言也聖人初已盡言于彖象文言以謂擬議之學未明故復繫于此其憂後世所以垂教至矣盡矣後世欲務空言誇世則不必深明其說苟欲為力行之學歸于君子之儒則擬議之道宜先盡心焉其言作易者其知盜乎者葢聖人歎易之道无不備也盜之情不必知也宜其无所見于易也尚且深明于此則天地之間舉无遺矣擬議之道其可

忽乎故驚而歎之有是言也觀此則知崇禮卑又无足疑者繫辭自天尊地卑之後至此章終凡言重卦設卦易道易辭爻位彖象乾坤神聖及聖賢之所法則君子之所觀玩與夫學者擬議之道略盡于斯其所未言者數所未詳者變化之道故繼之于後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案原本此節錯置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後故說曰前言天數五地數五者此也今從程子朱子傳義移此

前言天數五地數五者此也漢志言天以一生水地

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謂天一至天五為五行生數地六至地十為五行成數雖有此五行之說而于易无所見故五行之說出于歷數之學非易之道也案原本云此二十字當在天數五之上錯簡于此今已移正附識之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案原本此節在故再扐而後掛句後故說曰先大衍而天地次之今從朱子本義移此

一三五七九天數之五也二四六八十地數之五也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合也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積一三五七九之數凡二十五故曰天數二十有五積二四六八十之數凡三十故曰地數三十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地所以能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莫不有數存焉成變化行鬼神所謂幽明之故也變化見于萬物者也鬼神運于四時者也易數以大衍為宗天地之數大衍之所合也故

先大衍而天地次之

大衍之數五十

聖人易數之學不傳久矣今粗能通者天地之數大衍之數乾坤二篇之策而已揲揲卦之外亦莫知其用也世世之言易數者皆出于緯書星歷災異之學流為陰陽末技非聖人之道也然大衍天地謂之數乾坤二篇謂之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也孔穎達謂于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中

獨取五十策為用是則數反出于策大衍反出于二篇其倒置甚矣豈不思積數之揲而後有策由大衍而後有二篇乎京房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為五十馬融以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為五十荀爽以八卦六爻加乾坤用九用六為五十皆妄相傳會非學者所宜言至鄭康成姚信董遇皆取天地之數以減五六義雖近之而鄭氏謂五行減五為五十姚董謂六畫減六為四十九五六當減

則減又何必傅會五行六畫此儒者之蔽也韓氏取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夫何賴焉顧歡云立此五十數以數神又何立焉夫數本于自然數之所始聖人能知而明之耳安能以私意加毫末于是也故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窮之愈切其失愈遠惟毋意毋必斯得之矣故曰至誠如神自其用四十有九之後聖人得以用之也若是則大衍之數五十猶數之天也其用四十有

九猶數之人也天人之道既立則用與不用生焉此之謂易之數也然近世歷家多稱出于大衍葢傅會其數于其始名是而實非及一變用則其數支離終不可復得何大衍之有皆妄人之說也歷數之學傅會甚易且以五十為始四十九為始五十五為始八十一六十四皆可首數至其窒不能通則小小遷就亦无大失是如顧歡之言可立之數也儒者往往不明乎此肆為術士所欺然自漢以來太初四分猶為

近古故其數多本乎自然是以歷家有言曰古之六術竝同四分以遷史考太初亦四分也而亡失特甚歷之踈繆有古以來莫甚于三統班氏不復討論太初而備載三統至其傅會欺妄之言一語不遺良可歎也後世皆謂一行王朴之術出于大衍二者亦皆術士之學第能文飾之耳欲如太初四分近古之數尚未之有況易乎故易數與歷不可同論也

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

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五十者數之本也四十有九者數之用也此聖人用數揲蓍之法也揲蓍之法自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儀就兩儀之間于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備三才之象故曰掛一以象三也揲之以四象四時也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寘于前以奇歸之也歸奇象閏也五

歲再閏非以再扐象再閏也蓋閏之後有再歲故歸奇之後亦有再扐也再扐而後復掛掛而復歸則五歲再閏之義矣凡一奇再扐三變而成一爻十有八變則一卦成矣然併奇與扐計之初揲非餘五則餘九再揲三揲皆非餘四則餘八世俗以八九謂之多四五謂之少故有三多三少之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且初揲餘五再揲餘四三揲餘四以四十九數計之去此十三數則左右兩手之中得四九三十

有六老陽之數也故陽爻為九而其策為三十六初揲餘九再揲餘八三揲餘八以四十九數計之去此二十五數則左右兩手之中得四六二十有四老陰之數也故陰爻為六而其策為二十四至于世俗所謂兩少一多者去其十七則得四八三十有二少陰之數八也俗所謂兩多一少者去其二十一則得四七二十有八少陽之數七也揲蓍之法本无二致因或者誤以扐為奇又好以三多三少論陰陽之數故

異説從而生焉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策者揲而所得之數也乾坤之策皆取老陽老陰之數老陽之數三十有六六之則乾之策故二百一十有六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六之則坤之策故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也陰

爻百九十有二皆坤之六也合為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象萬物之數也乾坤之策三百六十而曰當期之日者三百六十中數也二十四氣過之故曰氣盈十二月不及焉故曰朔虛氣盈朔虛積而為閏者也聖人舉中道言之故曰當期之日乾坤二篇之策皆一定之數出于大衍者也故大衍之序先天地而乾坤之策又次之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

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為分而為二掛一象三揲之以四歸奇于扐其營有四也四營而後有爻爻而後有卦故云成易也一掛再扐共為三變而成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矣自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重為六十四卦合三百八十四爻為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天地之間无不備矣乾坤策數之後復繼以四營成易之道者以明易之作始于數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此言聖人能顯易之道神易之德行而用之故可以酬酢天下之變而賛天地之化育也祐助也祐祐神所以賛化育也繫辭自首章至天下之能事畢矣皆聖人顯道神德行酬酢祐神之事故以此終之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變化即盡神也故由變化可以知神天下之變化或不得而知則由易之變化以知之知神之所為者知

神之所謂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言則用其辭動則用其變制器用其象卜筮用其占

聖人用易之道又有是四焉者故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也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

與于此

君子有為有行問言受命蓋言求其道于易中如問之以言求而得其道如響應以見易之无乎不備可與酬酢也无遠近幽深見幾知來非易為天下之至精孰能如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凡天下之變皆變也凡天下之數皆數也而易又參

伍之錯綜之蓋變與數之所自出又制其變數不可窮盡者也雖天地之文必成于其變天下之象必定于其數則知易之變數不可窮盡如此故為天下之至變也凡天地之道顯而可見者皆曰文天下之物可見者皆曰象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為天地之文或陰陽晝夜以變而運或生長融結以變而成皆是也或謂天地之文如青赤之文非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易无思无為宜其不能與人事相感而反能通天下之故者是易為天下之至神也至于聖人用易以易簡之道得天下之理亦可謂通天下之故矣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上言至精至變至神皆謂易之道也此言聖人用易

之道以極深而研幾也天下之事至深難測也幾微難見也用易之道則能極其不測之深研其難見之幾矣然極易之深則天下之志无不通是能得其至精也研易之幾則天下之務无不成是能得其至變也又盡易之神故得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感而遂通者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前言聖人之道四四者本于人事由人而言之也繼

以至精至變至神三者易之道由易而言之也又繼以惟深惟幾惟神言雖聖人猶極深研幾如此也復以聖人之道四焉終之者蓋易之道其精變神如此聖人用易極深研幾又如此則天下後世于言動制器卜筮之間豈可任其私智以他求哉必當尚易之辭變象占也此衆人當尚之事而曰聖人之道者以言聖人猶尚此道也聖人尚此者以易為至精至變至神天下无以加焉故也此之謂者猶言謂是故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易之道難窮不可以一言盡故此章又明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易无不備故能冒天下之道盖言天下之道无不具于其中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孔子言易道于上必繼以聖人用易于下以見聖人

无適而非易也此章先言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繼之以通天下之志本乎易之開物也以定天下之業本乎易之成務也以斷天下之疑本乎易之冒天下之道也故聖人有為有行未嘗不本于易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蓍卦六爻各言其德固非易道之大全聖人用之亦所以通志定業斷天下之疑也圓而神故能通志方以知故能定業易以貢故能斷疑聖人之于易也取

而用之左右逢其原矣貢猶告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以此洗心者以易洗心也聖人之用易也隨用隨取隨取隨足故能无思无慮以滌其心蓋其酬酢應變在易不在心則心无留事亦无應變之方非洗心而何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莫不一本于易

微而至于耒耜舟楫臼杵弧矢之用亦必取諸益取諸渙取諸小過取諸睽聖人皆无容心焉是所以能洗心而退藏于密也彼愚而好自用者雖極精神逞智力而天下之志未必能通天下之業未必能定天下之疑未必能斷又安知聖人通天下之志者用易開物之道也定天下之業者用易成務之道也斷天下之疑者用易冒天下之道也天下之事不過于志業疑三者而已聖人用易亦不過三者之道也所謂

洗心用易者如此雖聖人吉凶之患不得不與民同然无心受之亦无妄之道也夫何患焉若是者非神之妙足以知方來非知之崇足以藏已往又安能與于洗心之道哉古之聰明叡知之君神武不殺而天下治者蓋得洗心退藏之道也是知心之為物用之則塵滓不用則清明衆人不知不用之術而聖人獨明不用之道故聖人洗心在此而衆人莫之知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人明天之道察民之故无或不通故興神物以前民用則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聖人初无與焉是以能齋戒其心休休然以神明其德也神物易也前言聖人用易而不自用其心故曰洗心此又追本而言聖人作易之時亦无容心焉因神物固有獨能興之而已故既興神物以前民用是乃所以齋戒神明其德夫齋戒所以洗心也洗心所以神明其德也

是故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繫辭論變通最為易之要道而人多畧之變通者易之道也用易之道也故孔子于繫辭三致意焉葢其義微而難知也因其微而難知故以闔户闢户言之葢聖人舉近人而易曉者莫若户之為用也固非乾坤之道止於闔户闢户而已也因闔户闢户以明變

通則又并及象器法神而言者以見乾坤變通以至制法盡神之妙舉一戶之義足以兼明之則聖人所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如是其至也然一戶至末也猶必盡此道而後可用于天下後世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其可不盡變通之道乎故易曰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然則變通之道是乃黄帝堯舜氏得之以治天下

者也可不務乎且坤陰物也故有闔戶之象乾陽物也故有闢戶之象既能闔復能闢是所謂變也朝闢之暮闔之日復一日往來闔闢不窮是所謂通也通也者通其變也至于其戶之可見則曰象也其有形則曰器也制而用此者則曰法也利于出入之用而天下之民无不用之者又其所以為神也如是則一戶之設豈苟然哉故治天下之道无他焉如制一戶之法使之變通可久斯得之矣雖黃帝堯舜之治不

過于此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太極者三才未分之名統三才之道者也兩儀猶曰二象也謂有乾坤天地之二象而未為乾坤天地也四象者九八七六陰陽老少之象此與大衍之序同大衍太極也分而為二兩儀也揲之以四四象也四象既生然後太極分而為三才兩儀定而名乾坤八

卦以成吉凶以定而大業生焉吉凶者八卦之所有而非八卦之所生大業者聖人之所造吉凶定則易道成矣易道成故聖人用之以崇德廣業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自論乾坤變通至天生神物四事皆首以是故為言

蓋因洗心齋戒用易而有是四事明文義相屬也聖人洗心齋戒用易以應天下之務蓋用易不用心故用乾坤變通而至于利用出入之神用太極兩儀之道而至于生大業由聖人用易備物致用為天下利故與天地四時日月蓍龜同為莫大神明之德終言聖人效象天地神物皆不自用其心有所則象亦洗心用易之道也且天下物理有形名氣象者固不可槩舉也然有法象者非一而莫大于天地變通者非

一而莫大于四時縣象著明者非一而莫大于日月崇高者非一而莫大于富貴備物致用者非一而莫大于聖人探賾索隱者非一而莫大于蓍龜富貴謂人君之勢位道必假此而後行故位為大寶聖人亦人也以能用易故莫大也然法象變通著明崇高備物致用探賾索隱皆易之道而天地四時日月富貴與聖人蓍龜得之皆成莫大之德又以見易之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无乎不備如是之大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聖人用易无他焉欲不自用其心耳蓋自用其心則是有心于成敗好惡皆私心也不自用其心則酬酢萬變皆取諸易成敗好惡聖人无容心焉此所謂洗心也聖人不獨用易以酬酢萬變也凡天地萬物可則象者皆則而象之故天生神物則則之天地變化則效之天垂象則象之河圖洛書則則之以見洗心

之道皆有則象未嘗自用其私智如此河圖洛書先儒之說多不同至于取緯為證者尤非學易之事也蓋河出圖而後畫八卦洛出書而後定九疇故河圖非卦也包犧畫而為卦洛書非字也大禹書而為字亦猶箕子因九疇而陳洪範文王因八卦而演周易其始則肇于河圖洛書書畫于八卦九疇成于周易洪範其序如此案原本此節說詞有脫誤今據大易粹言校正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

以斷也

四象所以示變繫辭所以告得失吉凶所以斷行事

自易有四象以下與前文不相屬又非别章疑其錯

簡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己順故天助之以順己信故人助之以信大有之君

履不失信下足以感人思不失順上足以動天又以
尚賢是以吉无不利也横渠張先生謂此章宜在立
心勿恒凶之下亦疑與前文義不相屬也若然則當
在易曰憧憧往來之前蓋自易者象也至小人之道
也結語助辭多稱也與所以示也所以告也所以斷
也皆相類自憧憧往來困于石公用射隼皆稱易曰
故自天祐之宜在其前也上篇擬議七爻自鳴鶴在
陰皆不稱易下篇十一爻自憧憧往來皆稱易曰與

自天祐之文意同案自亦疑與前文義以下原本少十數句今據大易粹言校補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聖人作易所以盡言意易之一書為言亦備矣為意亦盡矣猶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言意豈苟然哉所以明乎道乎以見道之難明也如此若是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蓋夫子又欲明言意之盡也且意

不可以言盡也故立象以盡之情偽不可以徧舉也故設卦以盡之言非一說可盡也故卦爻彖象文言互為之辭以盡之若是則易道明矣于是乎極其變通又盡其美利窮其鼓舞又盡其至神則易之為道无遺藴矣然立象設卦繫辭皆聖人作易以盡道者也變通鼓舞又明聖人用易之盡其道者也變而通之則經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之意鼓之舞之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聖人以書必不能盡其所欲

言言必不能盡聖人之意故立象繫辭智者觀之則見其可盡也昧者亦未之知案自言意豈苟然哉以下原本少數句今據大易粹言校補

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乾坤與易其名雖異其道一也易之道縕于乾坤故易之書成則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如是則乾坤有體而易无體也有體則成毀從之故上言成列下

言乾坤毀易以无體託于乾坤故乾坤之卦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之道亦因以息矣此葢言易之道固不係于有書无書而无書則易不可見而乾坤之道亦息以明聖人不得不作易之意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道无形故言形而上器有形故言形而下形而上者杳然而難知形而下者炳然而易見其不同如是其

為變通則一也化而裁之謂如一闔一闢不執一也推而行之謂可運行无窮也如是則可以舉而措之天下矣前言乾坤變通自言易道之變通也此言道器變通言聖人用易道之變通也曰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聖人之事也下言象爻卦辭言易書之中象爻卦辭各有變通也其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言用易之象爻卦辭亦存乎聖人之變通也且大而天地細而萬物物物各具變通之理天地不變通則不能長且

久人與萬物不變通則死矣故舉人而言之朝而作闢之道也暮而息闔之道也一作一息變也與日无窮通也苟朝而不能作暮而不能息非死則病矣然則聖人尚象制器制法以利天下不知變通之道其可乎故包犧神農黃帝堯舜之王天下所以大過人者无他焉能通其變而已是以聖人以此洗心不敢自用其私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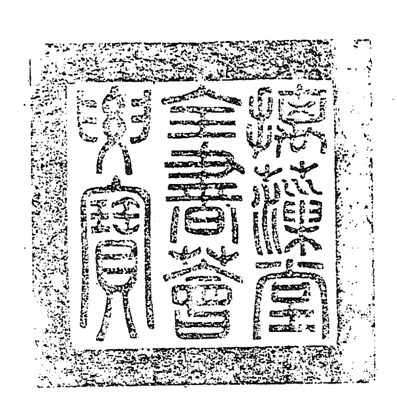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象爻卦辭易之書也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神而明之默而成之皆聖人用易也易之道知之則可用故直曰謂之變謂之道易之書擬議而後可用故言存乎

變存乎通雖存乎此不思則不得其道觀夫子之辭自繫辭首章以及于此莫不以用易之道終之以是知易之為書用道之書也然易道廣大以言乎天地之間无不備故聖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可取而用之以成日新之德富有之業又何必焦心勞思任一己之獨智而後可以有為于天下乎夫是之謂洗心

郭氏傳家易說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勵世馨